

L

女人一定要在25岁前
找到心仪的男朋友，
25岁是女人的分水岭，
25岁之前，
女人青春正盛，貌美如花，
一过25岁，
便江河日下，一泻千里了。

DEAR,
LET US BE CONCERNED
WITH LOVE
AND ROMANCE

你是我的，
无论如何都是，
即使你嫁给了那个男人！

O

曾对爱情无尽挑剔，
不够宽容，让我一次次错过爱情。
那时我追求的根本就不是爱情，
是物质；
追求的也不是自己的幸福，
而是比别人更幸福。
可现在我明白了，
只要我们一心一意，
心无芥蒂地去寻找真正的爱情，
那么幸福就会成倍地赐予你。

遇到了，爱上了，
那都是无能为力的事情，
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挡得
住爱情的诱惑，
即使被上一次的爱情
伤得体无完肤，
敢说再也不爱了，
可下次遇见，
还是爱得奋不顾身。

亲爱的，让我们 谈情说爱

献 给
[以爱为念]
的 你 我

E

李小艾/著
I love you,
with all my heart
and soul,
you know?

要结婚的就去结婚吧，要单身的就去单身吧，反正最后你们都会后悔的。

I love you, this is very important!

V

我爱你，这很重要！

如果我们分手后，
某天再次相遇，
你若问我过得幸福吗？
我一定会说“幸福”。
但那一定是伪装的。
没有你我怎么会幸福呢？
我总是想，如果我不爱你，
那该多好。



我爱你，这很重要！

LOVE

李小艾 著

亲爱的，让我们 谈情说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, 让我们谈情说爱 / 李小艾著. -- 北京:
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146-0293-7

I. ①亲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0497号

亲爱的, 让我们谈情说爱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李小艾

策划编辑: 王文鹏

责任编辑: 齐丽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88417359 (总编辑室兼传真) 68469781 (发行部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邮箱: cpp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正和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监 制: 敖 晔

开 本: 690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6
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293-7

定 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人物简介

♀叶之之：《鲁城晚报》情感倾诉栏目编辑，漂亮优雅，敏感善良，颇具才华和思想。对潜规则，她揭竿而起，后辞职经营一家茶艺馆，她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，对爱对婚姻很认真，很执着。

♀陈渔：广告公司的文员，中人之姿，淳朴善良，乖巧玲珑，任性简单，敏感浪漫，是绝对的爱情唯美主义者，接受相亲，并身经百战，崇尚爱情和婚姻。

♀安灰：婚纱影楼老板，相貌平平，坚强独立，事业心强，心直口快，热情幽默。她一手高举女权主义大旗，一手拨云撩雾寻觅爱情，一段时间患有亲密恐惧症。

♀杨淇：名车模特，貌美如花，风情万种，性感逼人，思想活跃，深刻尖锐。不屑于相亲，热衷于艳遇，时而跋扈，时而娇柔，喜欢在各色男人之间周旋，并乐此不疲；经常为姐妹几个指点迷津，自信骄傲的外表下藏有一颗渴望爱情的心。

♂骆坤：公司总经理，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。身上散发着男人的锐气和成熟魅力，工作时很风云气，休闲时很文艺气，生活中偶尔孩子气。他对叶之之的爱是真的，但总伴着若即若离的“坏”，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他，自私、花心、怕受伤害。

♂许志森：自由作家，性格温和，善解人意，从容洒脱。他与叶之之徘徊游离于



友情与爱情之间的一种感情，很细碎微妙、暧昧不清，他将爱情男女剖析得十分清晰到位，可是当自己遭遇爱情问题时，却依然慌乱、不知所措。

♂杜宁：“富二代”的代表，俊朗外表，生活潇洒，放荡不羁，心地善良。喜欢捉弄人，他和陈渔是一对欢喜冤家，一次街头扮“大熊”表演，让他对陈渔暗生情愫，对这份热烈的爱，他开始疯狂追求。

♂葛根：某品牌服装店老板，幽默大度，长得有点像葛优，就连说话语调都很像。对杨淇来说，他就如药材葛根，气平、味甘、无毒、清热解火、保肝护肝，关键时刻他为杨淇排忧解难，雪中送炭。

亲爱的，
让我们谈情说爱



chapter 1.

让爱情恰逢其时地死去 001

恋爱三人行，必有人输焉。能抢走的爱，不叫爱，不如让爱情恰逢其时地死去，反正总有被爱情伤着的人。当下最要紧的问题，是要明白作为一个女人，优秀，到底是锦上添花，还是雪上加霜？

chapter 2.

这个“捕爱”的年代 019

在这个“捕爱”的年代，有一种单身叫“守缺毋滥”。她们相信缘分、相信爱情，一直寻找着真爱。和浪子恋爱，一半油水，一半火焰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，像过山车，像荡秋千，晕乎乎的。



chapter 3 .

那不是你的爱情 039

生命中遇到的人，有一些人永远只是你的经历，不是你的爱人。撕心裂肺也好，杜鹃啼血也罢，都是一个人的欢喜悲哀，折腾过后，你依然还要精神抖擞地开辟新的战场。

chapter 4 .

闻香识女人，挑瓜识男人 051

闻香识女人，挑瓜识男人，这男人就像西瓜，好瓜坏瓜，能挑个上手的瓜，那得有“望闻问敲”的真技术。但遇到了，爱上了，是件无能为力的事情，至于他对她是真心还是假意。只有她明白。爱情都是私人的，冷暖自知。

chapter 5 .

爱你爱到骨头里 077

她几次狠下决心对他说“分手”。因为她不想用所剩无几的青春，再去赌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男人，她浪费不起了。可试了好多次，她都狠不下心，更说不出口，她清醒地知道自己中毒太深了，爱他爱得无可救药了，撞了南墙也在所不惜了。

chapter 6 •

智商高低与结婚概率 097

男人爱一个女人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，而不是她的聪明。男人爱她的美貌、她的年轻、她的调皮、她的温柔、她的个性、她的缺点、她的乖僻，上帝知道还有哪些别的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，仅仅聪明智慧燃不着男人的爱火，激发不起他们的热情。

chapter 7 •

人生是一场限时恋爱 117

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疯狂地思念他，心中的思念就像无数的小虫子在疯爬，让她坐立不安，可她清醒地知道，如果他爱她，在乎她，是一定会来找她的。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他始终都没有来，始终都没有。一厢情愿的事情实在太令人难堪了。

chapter 8 •

距离一场真正的爱情还有多远 145

在10000人中，可能有6000人你们这辈子都不会擦肩而过，剩下4000人里有3000人你们互相不来电，剩下1000人里有900人不喜欢你的性格，剩下100人里有90人不喜欢你的胸部，剩下10人有5人不喜欢你走路的姿态，还剩5人，这里面有你的双亲和你的密友，重要的是还有个他（她），也只有他（她），是看清你的真面目依然喜欢你的人。



chapter 9.

爱情就是一场修行 179

三十岁还在约会，这到底是守缺毋滥还是过分挑剔？如此坚持，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？说到底，她们只为寻求一份光芒万丈的爱情，爱如一棵挺拔的大树，相爱的心就是参天向上的主干，任何纷杂的枝杈都阻挡不了。

chapter 10.

如果我不爱你，那该多好 197

如果我们分手后，某天再次相遇，你若问我过得幸福吗？我一定会说“幸福”，但那一定是伪装的，没有你我怎么会幸福呢？

她说：“记得吵架，我跑掉，你从不追，现在怎么追了？是不是越来越爱我了？”他风趣地说：“不追你，是怕把你锻炼成长跑冠军。”

chapter 11.

总有一个人会在爱情里等着你 225

他走了，她以为永远也就这个样子了。可他又回来了！突然有神感觉，好像他们从没分开过，他是她的紧箍咒，婚礼上她成了逃跑新娘！这世上有一个人会永远地等着你的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，总有这样一个人。

番外 235

chapter 1

让爱情恰逢其时地死去

恋爱三人行，必有人输焉。能抢走的爱，不叫爱，不如让爱情恰逢其时地死去，反正总有被爱情伤着的人。当下最要紧的问题，是要明白作为一个女人，优秀，到底是锦上添花，还是雪上加霜？

1

叶之之一手拿着文件夹，一手整理自己的工作胸牌，小跑加快走，她要去2046室约见一位情感倾诉者，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铃声《甩葱歌》恰如其时地响了起来。

叶之之，28岁，漂亮、优雅、清高，颇具才华和思想的女人。是《鲁城晚报》情感倾诉栏目的编辑，2046是情感倾诉工作室。

电话是好友陈渔打来的。陈渔，27岁，长相平平，淳朴善良，是一广告公司的文员。曾一天相亲六七次，久经沙场，最终让她明白一句话：女人长得不好看，谁要啊。为此，陈渔真得对自己狠了又狠，做了两件自以为最给力的事情，一是，把她的

龅牙收一收；二是，让小眼睛开一开。足足用了三年时间，终换来她在镜前微笑长舒的一口痛快气。

陈渔思想简单又很务实，一生不想成就什么宏伟大业，只想与子执手，相扶到老，崇尚爱情至上，是绝对的爱情唯美主义者。

“亲爱的，有事快说，来不及了，我要去2046，快要迟到了。”叶之之对陈渔说。

“如果一个男的突然把手放在身边的女孩手上，那女孩没躲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假装拿东西把手抽出，她是什么意思？”陈渔用最快的语速问道。

“她的意思是：我不烦你，但也没爱上你。”话一说完，叶之之旋即进了2046。陈渔暗笑心想：“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原来陈渔要恋爱了。

来2046室的，大都是女性，有未婚的，有已婚的。总之都是因情感而搞得内心纠结疲惫不堪的人。

推开门，叶之之就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，工作室里没有添置鲜花，那么这香味肯定就是从桌前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。

她没有扬起带有泪痕的脸，困惑般地问点什么。自始至终，她说话的语气都是很轻松，没有伤心的味道，叶之之以为，如果爱上别人的男朋友，况且爱得死去活来，这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，至少令人纠结。但，她没有。好像她和叶之之是好朋友，在聊天，聊的全是别人的事，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叶之之在纸上做着记录，不禁在心里暗笑，心想：“反过来，倒让我觉得困惑不已。”

叶之之仔细地看了看她，她叫Rose，修眉，粉底，双眼皮，紧身毛衣，前凸后翘，一头黄栗色的性感卷发，嘴唇红得悍然，那腰身熟极而流的扭动也带有几分魅惑的味道。

“女人为爱生，男人为欲生。”Rose顺溜溜地说，以不经意的样子，向叶之之的脸上掠去：“可他的女朋友却不懂得。殊不知，让男人死心塌地喜欢自己一辈子，是要不断修炼自己的，由内到外，床上床下。”

叶之之抬头看了她一眼，Rose简直像个妖精，风骚、发嗲。如果自己是男的，在她面前肯定招架不住。Rose摆弄起胸前的红宝石吊坠，宝石鲜红美艳，灿然呈露在她那白皙的胸前，在叶之之看来，像红指甲一样。

Rose 娇俏地笑了笑：“这是他给我买的，呵呵，总抓得我心里痒痒的。”她喝了点水，白色的纸杯上赫然留下了她半月般的红唇印，Rose 兴意盎然地接着说道，“每个男人都是好色的，有的女人呢，总觉得自家男人是最老实，是最不好色的，这话听来简直

就是在掩耳盗铃，殊不知，那是她家男人在紧要关头，把劣根性统统藏了起来。”

叶之之停笔，抬眼看了Rose一眼：“那这么说来，男人都是好色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隐藏或深或浅的问题。”

“是，我呢，很爱他，他也很爱我，归根到底，我们总是要在一起的。”

叶之之从Rose散发着的自信与优越感里嗅到了千里之外，必有一位黄脸婆般的女人在撕心裂肺地哭泣，在歇斯底里地痛骂负心郎。

Rose起身告辞，叶之之拿起文件夹相送，Rose朝叶之之的工作证看去：“叶之之，很好听的名字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还没走几步，Rose回过身，媚笑着对叶之之说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”叶之一副懵懂的样子，待要问，Rose接着说，“那就把这话，作为上期《是什么让我们的爱情阁楼轰然倒塌》的读者评论吧。”

叶之之顿时恍然大悟，在心里叹息道：“上期来过的那个黄姐可真够可怜的，棋逢对手，败在了这个妖精身上。”同情心不禁蓬蓬然。

回到办公室，叶之之脑袋里还闪现着别人支离破碎的爱情，欷歔不已过后，叶之之给相恋半年的男友孙淳打去电话，叶之之小声地说道：“亲爱的，我刚才碰到了一‘蜘蛛精’。”

“别招惹它。”孙淳担心地说。

叶之之自得其乐地笑了起来：“我说的可是人，是个坏女人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太会搞笑了！一时没领略到你的幽默。”

“孙淳，我问你，你们男人都是好色的吗？”叶之之认真地问道。一时间电话那端的孙淳好像嗅到了凝重的空气。他倒手接过手机，同样以认真的语气回答：“我不知道别人，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不是好色之徒，要好也只好你的色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2

叶之之刚挂断电话，陈渔又打了进来，电话那端她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晚上请你们喝咖啡，新开的一家店——‘素年锦时’。”还没待叶之之说话，陈渔就挂断电话了。叶之之回忆起陈渔问起的那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：“男人手，女人手，搭在一



起……”到了地方，叶之之见陈渔一脸欢喜的样子，原来她恋爱了。

当她俩正聊得起劲儿，她们的另外两个好朋友——安灰和杨淇也都忙完各自的事情赶了过来，她们四个女人是生死与共的“铁党”，她们有工作、有收入、有学历、有容貌，她们年近三十，对爱情将信将疑，对男人挑三拣四，不管她们甘不甘心，都被贴上了“剩女”的标签。她们哭过、笑过、彷徨过，在这个越来越大的城市里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爱。

目前叶之之领先她们一小步，她已经恋爱着。

安灰，32岁，影楼老板，事业心特别强，个性强硬，心直口快。

杨淇30岁，职业是一名出色的车模特，有着让人艳羡的脸蛋与身姿，风情万种，时而跋扈，时而娇柔，喜欢在各色男人之间周旋，并乐此不疲。

叶之之向安灰和杨淇宣布：“陈渔恋爱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安灰和杨淇虎视眈眈地看着陈渔，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嘿嘿，是真的，我和他目前处在蒙眬的暧昧状态。”陈渔说。

“他人怎么样？”安灰问。

“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恋网，绝对靠谱。”

“和我7岁的侄儿还有70岁的爷爷是一样一样的。”杨淇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觉得正常平常如常，有什么不好？找一个整天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狗一样的男人，热情周到，长袖善舞，人前人后心眼活泛得像人精一样，那才让人纠结。”安灰说。

叶之之笑着安静地看着她的姐妹们。

杨淇笑着说：“对，是，各人投其所好，就像我喜欢吃炸酱面，陈渔喜欢清汤挂面外加细丝小咸菜。幸亏这种男人没砸在我手里，不然会耽误一个好男人的成长。”

四个女人哄笑起来。安灰又要了一些酒：“行了，别笑了，我过两天去北京购买些婚纱装，有跟我一起去的吗？”

大家都摇摇头耸耸肩。

“我建议你呀，不要自行开车去进货。”见安灰一脸的疑惑，叶之之接着说道，“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发生在旅途中，不论风景还是爱情，这都有可能呀。”

“对呀，对呀，人在旅途，充满未知的新鲜与刺激。”陈渔欣喜地说。

“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在一节车厢里，正好赶上的姻缘！”叶之之补充道。

“嗯，对。过后还会有人递给你张神秘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某天某时某分在某地

方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陈渔说完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就这样，叶之之和陈渔你一言我一语地构思着浪漫旅途，安灰听得心里荡漾开来，当下一拍桌子，大有一锤定音之感：“好！姐妹们，那我坐火车去北京。”

杨淇在旁不声不响地喝着红酒，心里暗笑她们三个的愚拙，她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，平稳地说道：“诸位，妄想完了吗？”

“什么叫妄想啊！”叶之之和陈渔一同反驳道。

“你们想想，有型、有钱、有品的男人谁去车厢里挤呀，放屁打嗝昏暗逼仄，还艳遇呢？编故事的吧？情节荒诞得一塌糊涂，真成了茶余饭后的闲情，没一点用。”

“安灰，听我们的，你就坐火车去，说不定，你新进的婚纱装中，有一套是属于你的，是某个绅士为你买下的呢，一切皆有可能呀！”陈渔说。

“对！情节看似一塌糊涂，结局有可能皆大欢喜呢。”叶之之说。

安灰的手机响了，大家齐看向她，这时已经是深夜近11点了，谁会在这样暧昧的时刻打来电话呢？大家一脸讪笑地看着安灰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等待她揭晓答案。可安灰只看了一眼，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“啪”地挂掉了手机，大家探头探脑地凑到她眼前问：“谁？”

“时常惦记我的10086。”安灰说。

大家颇感扫兴，脸上重现百无聊赖的神情，杨淇说：“唉，我还以为有血有肉男呢？”

“你说这世界他妈的这么大，怎么靠谱的男人这么少？这真是个捕爱的年代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撒大网去捕爱。”安灰一口喝掉杯中酒，一副要远征的凛然样子。

散场时，杨淇恭祝安灰：“亲爱的，希望你不是人在囧途，我会为你祈祷的。”

3

安灰果真坐火车去了北京采购婚纱装。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，乍一看像极了苦大仇深的小老头，许是被丈母娘和房子压的吧？对面一位像是暴发户，财大气粗，体格结实，头颅显得壮硕，手指上戴有10克左右的大黄金戒指，在昏暗的车厢里闪着咄咄逼人的光，他不停地打电话，大喊大叫，虚张声势，旁若无人。

惟独有这么一位男士A，像一道霞光射入安灰的心扉。他眼神干净，温暖，凌厉中透着一丝柔情，简直像极了一本书的精致封皮，看上去让人觉得酣畅淋漓。安灰



很想靠近，生起阅读的欲望。

“许是让叶之之和陈渔她们说对了，爱情果真降临在我眼前了？”安灰心里这么想着，脸突然红了。

A君冲安灰笑了笑，安灰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，疑心自己心跳的声音被他听见，她不时地抬头看他，闲散中透着微妙的精心和在意，安灰在心里窃喜：“传说中说的‘一见倾心’就是这么回事吧？”她默不做声，双手交叠在一起，有种微醺的醉意，让她软软的，仿佛回到了十七八岁。

到站了，就像唱歌唱到高潮的部分，忽然灯光、音响全部灭掉，声色全无。车厢里顿时充满躁动与喧哗。下来车，安灰与A君相视一笑，欲要张嘴说话，可就在这时，A君的手机响了，安灰猛然听到手机里传来一声“爸爸……”在安灰心里，这两个字开始硬起来，像瞬间拉起的水泥墙，高高地、大大地矗立在她眼前，她把脸一耷拉，面皮就像刷了一层糨糊，干硬且皱巴。她没多想转身跑开了，感觉世界上所有的白眼与嘲讽都扑向她来了。

安灰暗骂着自己：“刚才真他妈矫情，竟然脸红心跳加快呢，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第二天，安灰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姐妹们要给她接风洗尘。杨淇说市中区新开了一家餐馆，特别好，于是她们四个一同前往。这家店的名字真是好特别，叫“青红皂白”。

一落座，她们几个吵着要安灰讲旅途“风景”。

“有没有邂逅浪漫？”陈渔急切地问。

安灰掩面不语。

“说说呀，车站可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地方。”叶之之说。

杨淇插一句：“怎么样？没有人在困途吧？”

安灰沮丧地说：“他对我笑，我也对他笑，貌似一见钟情，一往情深的样子。可下了火车，人家女儿打来电话。”

“哈哈。”大家哄笑起来。

叶之之开玩笑地说：“车站茫茫人海，就没一个英雄遇美人？王八对绿豆？”

安灰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人是很多，同行的也不少，可他们对‘出口’、‘入口’、‘洗手间’，格外的一往情深。”

杨淇说：“只要人没事儿就行。”

对于浪漫相遇之事，陈渔大谈起来：“茫茫人海中，怎么才能称得上相遇？相遇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两个人遇见并且相互驻足回眸，互道一声，‘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’这应该是前世的缘分，在今生相遇，如果只有一个人回眸，即便回眸无数次，花开又花落，下次相见终还是陌生人。”

就在她们几个谈笑风生时，邻桌过来一女人，一身鲜红的衣服，煞是扎眼。叶之之偏头一看，这红女郎恰巧也看了过来：“哟，叶之之呀。”声音发嗲到极致，说完，起身与叶之之握手。

叶之之同时也想起了她：“你好，Rose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儿吃饭呀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要不，一起吃吧，这些也都是我的朋友。”叶之之礼貌地谦让了一下。

“不，你们吃吧，我老公一会儿就来，我胃不好，他去对面帮我买豆浆去了。”

“你老公真好。”说着叶之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。

杨淇问道：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叶之之同姐妹们低声说道：“她去过2046室，得意诉说自己抢别人老公的事。”

“那一会儿要出场的就是她抢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看就是个坏女人。”陈渔说。

她们四个正要点菜：“豆浆来了！”这是多么令人耳熟的嗓音呀。她们四个循声望去，Rose抱过他的头，向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：“谢谢你，亲爱的。”电光石火间，这个男人实在是让她们瞠目结舌，他就是孙淳！

“啊！天哪！”安灰、陈渔、杨淇她们三个同时无比惊讶起来。叶之之心中更是一惊，她怒火中烧外加黯然神伤还顺带着一丝悲喜交加，一切真相大白，这是一场预谋，Rose去2046室找叶之之，实为敲山震虎，恶意示威，叶之之想起那些嘲讽、得意的话，铺天盖地全是说给近在咫尺的自己听的，反倒是千里之外的那位黄姐要为自己扼腕惋惜了，棋逢对手，一位很傻、很天真，一位很黄、很暴力。

爱情的光辉最终没能抵得住外在的诱惑，恋爱三人行，必有人输焉。叶之之记得孙淳说过，婚姻就是五毛加五毛凑到了一起。但现在却是三个五毛一起舞，浩浩荡荡，惊起一滩的鸥鹭。

叶之之又一次看到Rose胸前灿然呈露的红宝石吊坠，像红指甲一样，一把一



把抓得她的心血肉模糊。她受不了这戏剧性的画面，眼前一阵晕眩，好似一地鸡毛，呼啦啦地铺天盖地，脑子里一团乱，像盆糨糊一样，没有了纹路。

杨淇一怒之下揭竿而起，两步迈到桌前，端起豆浆向Rose的脸上泼去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缺钙，不缺爱，就缺德！这亏得不是卸妆液，不然你是多么的丑陋！”

Rose成了个大花脸，委屈得直往孙淳怀里扎，孙淳木木地立在那儿，一脸愧疚的样子，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感顿时销声匿迹。

陈渔极其鄙夷地说：“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
安灰对着孙淳痛骂起来：“骗子！什么东西！吃里扒外！”

反倒是，叶之之的一句话也没说，隔着三米的距离黯然地看着孙淳，她的心在流血，她告诉自己，曾经这么爱着这个人，到后来，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他。叶之之决定对他的两面三刀来个一刀两断，就在三秒的当下，她和孙淳的距离已经远了，远到一辈子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叶之之拿起包，转身疾走，孙淳欲要追出去，叶之之回头厉声说道：“别这样，你这样，我更看不起你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刀两断！”说完，叶之之的整个心坠入了阴曹地府。

4

叶之之和孙淳的婚姻大事快要水到渠成时，却忽然来了场急刹车，让所有人都为之一震。失恋后，叶之之在家疗伤，那段日子晨昏颠倒，不洗脸不刷牙，不穿衣服，过得昏天黑地。缘起缘落，爱来爱去，个中滋味，冷暖自知。姐妹几个没事就来陪她一起疗伤。

叶之之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，她在剪照片，这些照片全是她和孙淳的合影，两人看上去恩爱无比，亲密无间，每一张照片都让叶之之想起孙淳说过的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，原来有时诺言和谎言是一样的。她操起剪刀，大义凛然地把他那部分齐齐地剪下，只有她剩了下来。

杨淇看着叶之之剪下的照片说：“哎，这张没剪完呢，你的嘴唇还留在他的脸上。”

叶之之看后，顺势剪了过去，安灰故意较真地说道：“你把他的脸剪了下来，那你的唇还在他脸上呢。”

